

劉震雲稱當編劇不能胡來

馮小剛重劇本笑言要去「登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奇霖、胡若璋）2017年首屆平遙影展，馮小剛的《芳華》作為開幕影片亮相，觀眾裹着羽絨服在瑟瑟寒風中看完電影，口碑瞬間引爆，隨即帶動票房大賣。8年過去，在第九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馮小剛獲得「東西交流貢獻榮譽」後，第二日迎着朝陽，便和劉震雲、賈樟柯開啟「溫故 1984」平遙大師的影視文學對話時間。劉震雲稱當編劇不能胡來，要認真負起劇本責任；馮小剛拍戲劇本至上，笑言要去「登味」（編註：中年油膩＋爹味說教的混合氣場）。



○（左起）賈樟柯、馮小剛與劉震雲相談甚歡。受訪者供圖

看到「1984」時，馮小剛心頭有一陣暖意。那一年，他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首站就去了正在招兵買馬的深圳電影製片廠，做了電影美術。隨後，他參與電影《生死樹》的美術工作，這是他電影生涯的起點。

「從1984年開始，我的整個生活翻開新的一頁，真的參與到改革開放的洪流裏頭。」做電影美術期間，好幾部影視劇做下來，馮小剛有了當導演的念頭。但當年做導演是件困難的事情，馮小剛就選擇從寫劇本開始。

「劇本的寫作成為了我走向導演崗位的敲門磚。」馮小剛寫的劇本還得到金雞獎的最佳編劇提名。做導演的轉機，則是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當時很多人競爭導演此片。領導發話：「誰找到錢誰就去拍！」

馮小剛分享了當年自己用商業、廣告置換的故事，這令他獲得了150萬美元去紐約拍攝的機

會。於是，年輕的馮小剛和鄭曉龍就這樣開始了聯合導演拍攝的工作。這部電視劇上映之後風靡內地，可謂家喻戶曉。

「有些經驗看似普通，其實非同尋常。」劉震雲感念。馮小剛問劉震雲：「1984年你都寫出了什麼小說？」劉震雲答，1984年也寫出過小說，但是都不好。「不好的積累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任何人都忽略不了，且它是一個必經的過程。」令他聲名鵲起的《一地雞毛》是1991年才寫出來的，這也是劉震雲和馮小剛合作的第一部作品。

好故事藏於生活縫隙

《一地雞毛》從哲學上來說，講的是大和小之間的關係。劉震雲反問：「每個人都知道明天跟今天一樣，今天跟昨天又一樣，那他的生活動力是什麼？他的小事裏面有大的生存，支撐他人生

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長跑動力是什麼？」劉震雲認為，恰好馮小剛在電影裏用另外一種藝術形式和藝術規律闡釋了小說裏面沒有的東西。

「一個真正好的電影導演，他改編你的文學作品，不是對你文學作品的一個解釋、重現，往往是从你文學停止的地方，它的影視開始了。」劉震雲也說，而電影重新開始的地方，有時也會對他再寫小說非常有好處。

馮小剛則記得，從電影《一地雞毛》合作時就從劉震雲身上攝取到日後很重要的創作養分。比如在拍《一地雞毛》時，蘇聯解體、南非結束種族主義、伊拉克戰爭爆發，劉震雲問：「你覺得這些事是不是非常大的事？」

馮小剛脫口而出說：「對。無一不是撼動全世界的大事。」但劉震雲轉頭就說到角色主人公身上，對他來說是單位分房事大，還是蘇聯解體這事大？劉震雲還要求馮小剛要特別認真回答。

「我認為震雲他所說的大和小，這個關係對我日後的創作非常重要：就是我們作為一個人，我們生活中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一個人為什麼要拍電影？為什麼要寫作？」劉震雲認為，世上有許多事令人感動或悲傷，這些都是寫作和拍電影的緣起，但它不是最好的緣起。「最好的緣起，是被忽略的那些。」

馮小剛籲將想像扎根現實

作為內地賀歲電影開山之作的《甲方乙方》，該片令馮式喜劇開創了「賀歲片」時代。馮小剛說，《甲方乙方》拍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一種不着調的夢想，有點庸俗，但是它反映了社會走到改革開放這一步，人們有一些願望想要實現，哪怕願望很卑微。

「喜劇肯定擁有的觀眾群體是最大的。」馮小

剛很自覺地說到，目前內地的喜劇似乎陷入一個死胡同，拚命地想包袱，這挺麻煩。「喜劇它要有結構，它的荒誕性、想像力都需要。」馮小剛說，在平遙也和賈樟柯、管虎等朋友聊科幻電影。「我們不知道一百年以後是什麼樣的，那就要發揮很多想像力去圓這個想像，肯定也捉襟見肘、漏洞百出。但我們能不能省出這個想像力，把想像力放到現實生活裏來？」馮小剛說，這是他們也在思考的問題：回歸現實主義去生發人的想像力，從土裏長出來的想像力，不是化學味、塑膠感的東西。

「希望大家能夠在喜劇上打開自己，不要用特別笨的辦法，要再聰明一點。」不過，馮小剛也認為，電影最不好解決的就是劇本問題。「不把劇本解決好，其他的一切都是無意義的。」馮小剛記得曾在一個戶外山頭片場和劉震雲的一個對話。「為什麼一個編劇要去現場？」劉震雲說，如果你的劇本寫得不好，片場這麼多工作人員耗費大量資金、時間、技術去做一件完全沒有意義的事，相當於所有的精力都浪費掉了。也是那次劇組探班，給了劉震雲很大的教育啟示：作為編劇，真的是不能胡來，要認真負起劇本責任。

電影《一九四二》的創作，馮小剛和劉震雲用的是實地走訪的笨辦法，把劇本從17萬字打撈出6萬字。回溯過往，兩人的合作也似一場長跑。馮小剛在回答年輕的觀眾時再次感嘆：「不把劇本解決好，其他的一切都無意義。把劇本做好了，現在電影製作的其他環節都無可挑剔。」這些經驗之談說起來，馮小剛也擔心被外界說「登味」。「我只覺得我們認為是這樣的，只是我們認為，沒有要求大家這麼認為。我們也要去『登味』。」



○台下座無虛席。受訪者供圖



●張家輝與胡杏兒闊別10年再合作。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張家輝與胡杏兒闊別10年再合作。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絕命法官》9月28日登陸優酷。網上圖片

《絕命法官》9·28上線

家輝「黑化」夥杏兒正邪交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胡若璋、李望賢）新劇《絕命法官》昨日於深圳舉行發布會，劇集將於9月28日12點上線，該劇演員陣容豪華，匯聚了張家輝、胡杏兒、張兆輝、謝天華、蔡思韻、朱栢康等，堪稱「全明星天團」。昨日一眾主創分享台前幕後故事。

張家輝時隔20年重返電視熒屏，在劇中飾演法官「秦譽」，本是司法正義的捍衛者，卻因兒子肇事撞傷黑幫老大之子，被迫遊走於法律邊緣。為保全兒子，他不惜偽造證據、燒車滅跡、尋找替罪羊，從執法者一步步「黑化」。

發布會上，媒體率先觀看了首兩集。為配合角色，張家輝特意染白頭髮並增肥，塑造老成形象，頗具新鮮感。他直言，一看到「法官犯法」充滿矛盾的主題，加上有熟悉的班底陣容就答應演出。而現場見家輝與其他主創穿上不同顏色的T恤，是否代表他會在劇中「黑化」，他說：「嚴格來說我的角色是好×街，為了救兒子害死身邊很多人，但另一面又要維持正義做法官。」

對於拍電視劇與電影的區別，張家輝笑

稱拍劇集周期長雖吃力，但樂在其中，很過癮。當談到是否會嘗試短劇時，他笑言：「裏面人才濟濟，不需要我。」至於劇集突由原名《獨狗之血》改為《絕命法官》，家輝就表示不清楚原因，只專心做好演員的本分。另外，有指張家輝願意減片酬與鍾雪雪拍公路電影，他說：「因為我未拍過這種題材，是講兩父女的公路電影，鍾雪雪是我欣賞的新一代演員，亦是第一次有女主角全程陪着我，有很多第一次結合起來。」

杏兒盼與家輝拍喜劇

杏兒相隔10年再跟張家輝合作，飾演嫉惡如仇的高級督察「唐壹」，她與「秦譽」從戰友變為正邪對手。杏兒稱劇中動作戲尚算輕鬆，但冗長的案情匯報就不時難倒她，而與家輝亦敵亦友的眼神戲和鬥智鬥勇的內心戲都很有挑戰。她笑稱家輝連拍7日法庭戲後面色變灰，家輝解釋因專業對白難度大，所以日子很難過。至於家輝替劇集唱主題曲，他笑稱本身喜歡在家唱，不習慣在公眾場合唱歌，讓他專心做演員。此外，杏兒坦言很期待跟家輝哥合作演喜劇，「他本



人很搞笑，我喜歡看他的喜劇。」

張兆輝劇中為還張家輝人情導致家破人亡，與謝天華飾演的黑幫老大有多次衝突。張兆輝透露角色是被革退的前警員，在黑白兩道上都不討好，生活落魄。謝天華的長髮造型經團隊精心設計新鮮搶眼，連家人都稱讚。張兆輝還笑言，劇中太太未選青梅竹馬的謝天華，對方需好好「檢討」自己。

蔡思韻飾演律師兼張家輝的徒弟，她坦言最初拍攝壓力大，常藉故「蹭飯」拉近關係，減輕緊張感。與胡杏兒飾演一對的朱栢康，大讚劇組陣容豪華，大家配合默契，化學反應佳。笑問與杏兒有沒有親熱戲，他笑稱沒有明刀明槍的親熱戲，會着重精神上的交流。提到《破·地獄》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朱栢康雖難興奮，對電影信心十足，認為電影的本土特色與普世情感能打動各地觀眾，作為香港電影一分子與有榮焉。

好故事勝過「港風」標籤

有內地傳媒好奇，《絕命法官》相較於傳統港劇的犯罪題材有何升級，是否會強化港劇的類型創作？監製/總編劇歐冠英回應稱，作為內容創作者，無論是否為港劇，只要故事精彩，觀眾能沉浸其中並產生共情便已足夠，無需刻意強調是否為港劇或「港風」。她坦言，「港風」一詞難以一言蔽之，亦無從確定大眾提及它是褒是貶。因此她建議，觀眾不必糾結該劇蘊含多少「港風」或港劇韻味，更應關注內容本身是否足夠吸引人。

在導演蘇萬聰看來，從業電視劇十餘年並與內地平台緊密合作，日常創作中並不會特意強調內容的「港風」屬性。觀眾或許因主創團隊背景與劇集節奏感而自然聯想到「港劇」。但從創作者角度出發，購買題材IP進行影視化改編，就希望探索一些屬於中國的獨特表達——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版本，更有我們自己的特色故事。「若觀眾在劇中感受到很強的港劇特質，那也希望在看劇的彈幕上，多多看到大家對於製作水平的真實交流。」蘇萬聰說。



●蔡思韻與朱栢康默契十足。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